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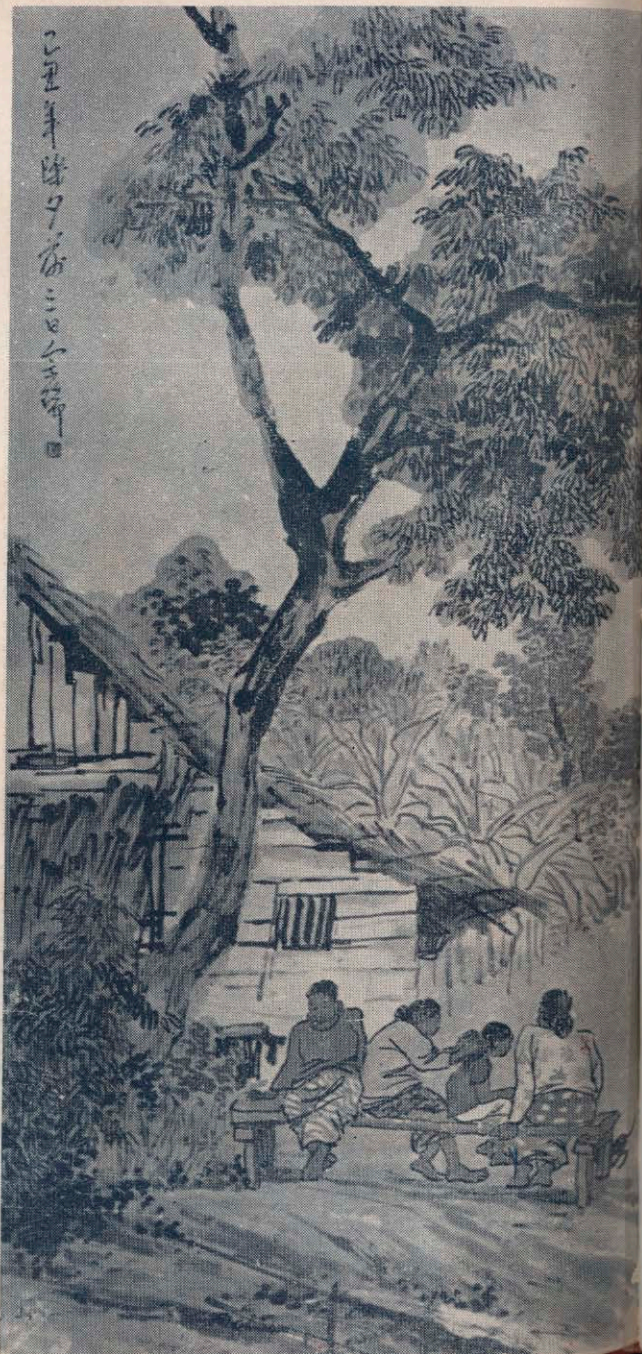
# 蕉風

純馬來亞化文藝半月刊

16

林彭彥

己丑年降夕之三日午時









火熱的太陽照着興源礦場，「金山溝」裏滾滾的流砂，像一匹抖動的金布，幾支「水筆」噴出強力的水鍊，雪白的水花沖激在砂岩上，幾槽澄黃的砂水順

着「泉溝路」向「拂墘」底流去，電動「吊泵」軋軋地震響着，把大塊的泥砂和碎石攪起，推送到「砂舍」裏。因為半個多月沒下雨，空氣非常乾燥炙熱，陽光像金針似的戳痛着礦工們的肌膚，連遍地攀爬的牛蒡草、含羞草也在它的炎威下焦枯地垂下了頭。

礦場裏年青的「管班」金發正在指揮三個工友抬出拂墘底的樹頭。小泉似的汗珠不停地從他底額角滾下來，洶湧赤銅色的臉龐；被汗染濕過數次的短衫上已堆起灰白色的鹽漬。因為吃過午粥之後，「加巴拉」亞榮伯便托事落坡去了，把午後幾班的責任全交卸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從清早到現在還沒有得閒落過腳；而今天湊巧幾樁事又趕在一起，非常忙碌。午粥之後，他看着「幫手」和「看電」換過「吊泵六角」上的「草鞋」，接着又去修整幾處含尖漏。這幾日來，「溝尾塘」的泥沙已經汗積得很高了，他又指揮「

加限」的工友「築壘」。忙到現在，他真感到有點頭暈目眩，支撐不住了。

他抽出袋裏的一隻鋼壳掛錶，看看時間只差一個字六點，是「交更」的時候了。又聽見，宿舍那邊的坡頭，幫手金木正扯着嗓子，用拖長的聲音高喊着：

「過………碼………出門啦！」

接替下一班工作的工友，從咕哩間裏三三兩兩，吵吵嚷嚷地走出來；金發也帶着收班的工友回去。

「金發，做什麼這般落力，從早忙到晚？看人家加巴拉多自在，落坡玩去了，留下你頂缸，哈哈！」一位小伙子陳記與金發擦身而過，開玩笑地說。

想起了加巴拉亞榮，金發不禁恨恨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丟！聽說香水歌舞團到埠，這傢伙今晚又是不會返場的了。定了定神，他迎着走近他身邊的金木，用掌拍一拍那人的肩頭，說：

「金木，我想透一陣，雜工都已做妥當，夜班請你負責，真係沒該你啦！」

「有緊要，你透住先啦！」金木說。

金發走進食飯堂，連倒了兩杯冷茶，一口氣灌落肚，一邊脫下酸臭的短衫，用汗巾搓着臉上和身上的汗。

金發是一個年青好勝的人，人倒也的確精明能幹，在礦上做了五年工，從學師到做各種咕哩工，礦上大大小小的事都摸得熟透了。因為向上的心切，又生成一付做什麼事都想做得讓人誇好的脾氣，所以，頭家便看上了他。打從去年，當管班的吳友被崩土壓傷，不能再做工之後，頭家便把他升為管班。想想看，梁財、林旺他們，做了十幾年二十年的礦工，到現在還不過是咕哩一名，他金發才不過二十五六便當了管班！還能不死心塌地嗎？因此，他更是一心情願的賣力做活，事事做在前頭。加巴拉亞榮是老油子，一切都看透了，一切都逃不過他的眼；既然有這麼個賣力的副手，反正一樣是拿一份月糧，何必不落得清閒自在一點呢？金發這樣事事爭先，多少不免有點托大脚的嫌。可是，一般工友都算愛戴他，就因為他心地坦誠，不僅只顧自己，對工友也和氣關切。他只是工作認真，倒並沒有分外出拍頭家或加巴拉的馬屁。

大家聰聰嚙嚙地食飯；做了一天工，工友們都餓得像狼似的，一碟肥肉燒苦瓜，一碟菜心，一小碟鹹魚仔，在一刻間都被掃得精光，連盛冬瓜湯的碗也見了底。正吃到半路，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推着腳車急急忙忙地跑上坡來。那孩子走進飯堂，四處張望，一見到金發，便氣喘喘地喊道：

「發叔！發嬸差我來叫你一定返去一趟。你家福仔發燒得好嚴重，叫你一定返去！」

原來，他是金發同村的亞興伯的仔，天賜，就住在金發家的隔壁。

金發聽了，心裏一怔。昨天他的女人已經借村議會的電話打電來過，說福仔不知為什麼突然發起燒來，又埋怨他，為什麼一個週日都沒見他的人影，叫他即刻返去一趟。他說：孩子犯點小毛病有乜緊要，只要到村裏的長春堂，抓幾角錢的苦茶來係咗食，病就會好的；他實在忙，離不開礦場，等過了這兩天，輪到他交班的時候一定返去。當時，他未嘗不惦記孩子，後來想想孩子小毛病總是時常有的，再則工作一忙，也就把這件事忙忘了。現在老婆又託賜仔來催，孩子準是病得不輕。他心裏還在猶豫，同桌的梁財已經說了：

「金發，快返去吧！放着年輕的女人在家，孩子又生病，還不快返去走一趟。」

「財叔，不是我不想返去，亞榮伯落坡了，今晚又講不定返來不返來，這裏沒有人負責打埋，夜間萬一有點事，誰來担這個干係呢？」

「衰仔！你走了難道天就會塌下來不成？做工攞錢，對得住良心不就咁啦！賣命也得睇睇為個，你不記得吳友嗎？礦土崩下來壓斷了腿，還不是白白殘廢，得了什麼好處，現在只好歇在屋企，靠老婆食飯囉！」

「話不是這麼講，做什麼事盡什麼責任，看到礦上的一切都妥妥當當，金山溝裏日日有錫砂生產出來，我心裏就爽快定篤。這也不是對不對得起誰的問題，如果萬一有點差錯，我就覺得我這個面沒處擺！」

「你儘管返去得啦，有什麼事我幫你打理。」

「發叔，福仔燒得緊要，你還是趕快返去一趟吧！」

「天賜又在旁邊焦急地催促着。」

「好吧，財叔，你是老經驗，講本事比我強得多，事情交給你，我當然是再放心不過的了。我返去一趟，添日一早趕來，一切拜託你啦！」說了，又對財仔說：「賜仔，多謝你，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就說我即刻趕返來。」

賜仔拔腿跑了。然後，金發又到礦上各處走了一遭，看看工作都在如常的進行，便到宿舍換了一套衫褲，騎着腳車回家。

太陽斜在西山的頂上，依然是金光燦爛。東邊天上正有一大片如數重山堆的濃雲，漸漸向西推移。原野是燥熱而且寧靜，金發雖然騎着腳車急駛，却感不到一點風意，路兩旁的膠樹和灌木叢也是文絲不動，挺直的站着，好像熱得連點一個頭的心情也沒有。偶然一輛巴士駛過，車輪揚起炙熱的黃沙，落在身上，就像才從火爐裏炸出來的紅灰，怪燙人的。

金發趕到新村的時候，已是近七點，新村的自衛團快要關門了。這時，太陽愈斜下，緊貼在西山頂上。東邊如山堆的雲已推展開來，愈來愈大，現出

紫的色彩；西天也起了一片暗紅色的彩霞。東邊和西邊的雲，像一個怪獸的兩片猙獰的血唇，大大的張着，要緩緩地將天吞噬。地上也有了風，只見鉄絲網內種的木薯，葉子輕輕款擺，野草也波伏着。

「敗傢伙！今晚可能落大雨！」金發心裏一驚。但是，既然已經到了村門，總不能不回家去看一看；而且，孩子又病得這麼厲害。他跳下了車，推着車進去，走不多遠，便聽見背後啞啞一聲，鉄柵門合住了。

他三步併做兩步急忙朝家裏走。村裏的人才吃過夜飯，有的坐在門前透涼，有的在茶樓門前的小桌上打馬將，有些婦女在用木盆替孩子沖涼，見了他，都向他打招呼。有的說：「金發哥，怎麼咁耐沒見你返來！」有的說：「你家福仔病得緊要，把發嬸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快回去看看吧！」他也沒有閒心答話，只是點點頭，推着腳車向家裏走。

正走到家門，迎面遇見發嬸送村上天皇宮的七嬸出來。發嬸連連點頭稱謝，那巫婆似的七嬸，滿臉的縐紋溝槽都擠滿了笑，一面說：

「福仔的命大，食了這服神水，保證添日就會好返來！」

待那七嬸去得遠了，金發便瞪着眼向他的女人說：「那個騙錢的神婆來幹什麼？」

「唉呀！你的心不知放到那裏去了，催命也催不返來。福仔都快死了你知道嗎？我急得沒辦法，才把



七嬌請來。剛才召過了魂，燒過元寶紙錠，焚了香，又服過一貼神水，現在孩子安靜一點，睡着了。」

金發不願答話，急忙跑進屋。只見福仔躺在牀上，蓋着厚厚的氈，一張小臉燒得緋紅，昏昏昏迷地睡着，小嘴還不時一動一動的抽搐着。他把手貼在福仔額上，覺得好像貼着個小火爐似的。再看床邊的木几上，擺着一碗汗黑的香灰水，已經喝去了一大半，牀下沾漣污穢的一堆黑渣。氣得金發把碗端起來，向地上一扔，摔得粉碎，一邊罵道：「賤人，無知無識，這種死人水是吃得的嗎？」

發嬌驚在一邊，半晌說不出話來。接着撲在桌上放聲哀哭起來，嘴裏唸叨着：

「死人鬼呀！同你結婚我沒過一天好日子！……  
： 噯……： 噯！一去一個星期都不返家，也不管我們母子死活呀！……  
： 噯！真是生成的命苦喲！這種日子怎樣過……還不如死了好呀！」發嬌越想越傷心，越哭越悲慟，驚動了左近鄰居都來看熱鬧了。

金發想想也是自己不是：孩子病了，昨日自己爲什麼不回來，讓她一個女人家怎樣作主呢？今天一回來，就發脾氣！想着心軟下來，也被發嬌的哭聲刺得心酸，禁不着撫着她的頭髮安慰她。又想着，發嬌罵得也對，結婚到現在三年，那一天過了好日子？結婚後才不過三天，他就回礦場做工，發嬌去割膠。三年來發嬌什麼苦事沒做過沒嘗過，就是後來她坐月子，生下了福仔，割膠的工雖然擱下了，還不是在家幫人

洗衣熨衫，也沒閒過一天。而這兩年來，他自己一個星期才回來兩次，有時一次，忙起來一個星期也不回來，那天真正享過一點夫妻的溫暖之情呢？

金發走出屋外把看熱鬧的隣居勸走，又走回去，模仿着電影上看來的動作，在發嬌滿是涕泗的臉龐上輕輕地吻了一下，發嬌這才化涕爲笑起來。接着，金發半怨半撫愛地說：

「你人真傻，我是讀過幾年書的，比你明白。這種死人水是喝得的嗎？讓人騙了錢倒有緊要，福仔吃了，恐怕病不見得會好，還要加重呢！」

發嬌撇起了嘴，彷彿不相信，又彷彿說，你又抱怨了！

金發趕快轉圓說：「我看孩子病得這樣重，還是要請醫院的醫生來看，要不然也該請長春堂的葉先生來看看，抓一包草葯煎了吃。」

「這時候怎麼能趕進坡去請醫生，還是先把葉先生請來診脈吧！」發嬌說。

事不宜遲，說着，金發便站起身來走出門去。太陽已完全落山了，天兩邊的濃雲已褪盡了彩色，變成濃黑的雲團，現在幾乎蓋滿了天。風習習的吹着，木瓜葉、木薯葉和村角的雞蛋花樹都索索的搖響着。金發愁悶地看看天，向長春堂走去。

葉大夫請來了。他用着着長指甲的手摸過了福仔的脈，然後一聲不響地開了單方。他叫金發抓了葯來，然後叮囑着說：

「福仔是驚風受暑，沒有大礙，只要煎好了這服藥，每隔四個時辰食一次，便會去燒退熱。明天如不見好，我再來。」

葉大夫走後，夫妻倆煎了藥，饅福仔吃了。看看新村都上了燈，又一盞盞的熄了。金發跑出門，看了好幾次天；只見天上漆黑，什麼也不見。風漸漸大起來，颼颼的，吹得屋頂的亞答震響。他心裏更加擔憂，一個勁向發嬌說，今夜怕要下大雨，加巴拉不在礦場上，自己是不是應該趕回去。後來想想，自己難得回來一趟，孩子又病得這樣重，才歇了這個念頭。十點鐘的時候，夫妻倆又餵了福仔一遍藥；孩子依然人事不省的睡着。發嬌提着燈，出去照看雞欄裏的幾隻母雞，回來夫妻倆才安歇。

正睡到半夜一點鐘的時候，一陣嘩啦啦的大雨，傾盆似的打在亞答屋頂上，把金發吵醒了，發嬌也合衣坐起身來。金發爬起床，推開木窗向外望。一道強烈的閃電，撕裂夜空，照亮了一堆堆險惡高聳的雲山，接着一陣劈雷在漆黑的空頂炸開，雨刷刷的錘擊着新村。淹沒在驟雨裏的小村響起了一片呼喚聲，有的人家點起了燈，接屋漏；有的冒雨跑到門口，收拾堆在屋外面的東西。雞羣在柵欄裏咯咯的亂跳，狗也引起長頸鳴鳴地吠着，增添了暴雨蹂躪之夜的哀情。

發嬌拿了鐵盆放在屋漏的地方，金發只顧站在門口，看着大雨出神。雨愈來愈狂，風疾利地呼嘯，雷轟隆隆地滾響，曲蛇似的閃光在烏雲間穿梭。

忽然金發一蹶脚，口中唸叨道：「糟，敗傢伙！」原來，今天上午在「禁塘」的南邊，他曾看見有一處珍頭的泥沙崩散了下來，乾燥的壘土還裂了一道痕。當時，他本想找加限的工友來，在壘邊多加些茅草和灰土；但一時忙不過來，又覺得明天再修也不遲，便沒有動手。現在想起了這件事，心裏驚得狂跳。他話也忘了說，便急忙在屋角拖出一把破傘，衝出門去。

「發哥！發哥……發哥，你到那裏去呀？下這樣大的雨你到那裏去呀？發哥！發哥……」發嬌在門邊悲呼，淒厲的聲音飄忽在風雨裏，時時被雷聲壓沒。漸漸不見了金發的影子。

註：

(上)

金山溝

開採錫米的木棚架，上有溝道，含錫的砂水流過，錫便沉澱下來，泥砂流去。

水筆

開錫礦用的噴水管。

吊泵

「泵」者電動旋葉機也。因攪砂泥的泵上裝滑車，可上下升降，調整高度，故稱吊泵。

砂含

大鐵管俗稱為「含筒」，輸水管稱水含，輸錫砂的稱砂含。

吊泵六角

吊泵的旋葉。

草鞋

加於六角上的一種鐵皮。

加限

礦場工作分大工與加限兩種，大工為看顧礦場經常工作，加限為雜活。

壘

水塘之堤稱為壘，又稱壘頭。

禁塘

開錫礦全靠水力，禁塘即為大蓄水池。

# 馬來

# 亞化

# 是什麼

# 麼？

## · 慧劍 ·

「馬來亞化」是當前馬來亞的一個重大課題。爲了教材馬來亞化，政府特組織小學課本委員會，審查新出版的課本；爲了公務人員馬來亞化，也設立馬來亞化委員會，作人事調整的準備；甚至有一些團體，主張以馬來話爲公開集會時的語言等。

馬來亞是馬來亞人的，當然一切應該馬來亞化。但我認爲：我們得先明瞭，什麼叫做「馬來亞化」，才不會立意含糊，目標不清，導至悲慘的後果。目前有一般隨聲高談「馬來亞化」的人，實在並不懂得什麼叫做「馬來亞化」，他們誤以「馬來化」爲「馬來亞化」。馬來籍政客更利用一般人的錯覺，極力鼓吹其「馬來化」的論調，希望獨立後的馬來亞，成爲純馬來化的

馬來聯合王國。這真是使人不寒而慄的觀念。因爲我們已經看到泰國的「唯國主義」，菲律賓的「菲化案」祇是排華而已。華巫兩族，在馬來亞和平共處已數百年，再沒有第二個地方，能如此水乳交融的。在共同建造一個新國家的前途上，實在不容這種形同毒瘤的思想存在。因爲這對於馬來亞獨立前途是有莫大的障礙的，對於華巫雙方都是沒有益處的。「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位領袖」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今日的馬來亞，各民族應該和衷共濟地去開拓未來的前途。因此，我們贊成推行「馬來亞化」——真正的「馬來亞化」。

馬來亞是華、巫、印、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共同的第二家鄉，除了矮黑種和沙蓋人之外，全都是外來民族，誰都不應以主人自居。因此所謂「馬來亞化」，是融合各民族文化的——一個新的文化。它的特徵，不是任何民族的壟斷或騎在其他民族頭上，而是共同化，相互吸取精華和適應當地環境。

所謂共同化，便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果，擷取各民族文化的優點，而揚棄其不適合環境的缺點。歐美有好些國家可以給我們作借鏡的：瑞士不是民族很複雜的嗎？美國不是數種外來民族所共同建立的國家嗎？爲什麼馬來亞事實上是許多民族生存在一起，却有人高唱馬來第一呢？

相信有人會說：既然叫作馬來亞，自然是馬來人的國家；既然是馬來人的國家，馬來亞化便是馬來化。那麼我要問他：你知道印度也有個Malaya嗎？十世紀時，往中國去經商的阿剌伯人的遊記，都載明從波斯灣到印度東部去的時候，必要經過那地。我國古代往天竺求法的高僧，也曾到過那地，他們寫作「摩賴耶」。馬來亞一名，實在從它脫胎而來的。馬來人的祖國，是在蘇門答臘的巨港和占卑，我國古籍作「末羅瑜」，該是Malaya的譯音。馬來人從蘇島移入，不過是十二世紀時的事，移民數也許較多，但並不比華人早。



生在馬來亞的華人，並不是要和馬來人爭奪主權，祇是想得到應有的平等地位而已。馬來亞化，不應祇是馬來化。說馬來話，讀馬來文，吃馬來飯，祇是強迫另外的

民族，從根地棄他們的文化優點，不分糟粕的去接受另一族的文化，這是很不合理的，這祇是馬來化，而非馬來亞化。

我很詫異，這個早該提出的問題，竟一直不見人在報刊上提出，實屬遺憾。以致時常使我有着一骨鯁在喉」的感覺，不得不以一吐為快。但願文友們，勿再忽視這個根本問題。



最初，一般人都認為新加坡島沒有老虎，到了後來才正式證明牠的存在。

那是一八三五年，有一天，一羣罪犯在離市區四哩外的地方建築一條道路，忽然聽到一種吼聲從後

又有一次，有一些馬來漁夫，在海邊的幾棵大樹上。第二天早上，他們都驚駭地看到一隻很大的老虎被困在網裏，正不斷地在掙扎，因為那時剛好遇到潮水特別高，牠差點兒給潮水淹死了。

老虎爲什麼要到新加坡島上來呢？這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

## 虎 · 在 · 新 · 加 · 坡

面的森林中發出來，接着便看到一頭很凶猛的老虎跳了出來。他們都嚇得四散奔逃，老虎看到人多，也就退回森林中去了。

在CAMERON的一本書中，據作者所述，新加坡島上平均每天都有一個人死于虎患。因此，政府便出賞金五十元，後來並增至一百元，給任何一個能殺死一隻老虎的人。

的鹿和山豬可以供給牠們做食用。不過據推測，老虎也許是爲了要吸人血，所以才到新加坡島上來，因爲那個時候，聯邦的人口是非常稀少。

馬來人認爲老虎肉能够醫治各種病症，所以那時候，老虎肉是相當吃香。

• 譯 雄 劍 鍾 •

## 大時代中的小事故

# 文 化 生 意

### · 順 風 舟 ·

這是一個不是故事的故事，也是一個不是奇事的奇事，發生在此時此地某一個角落里。

× 在前些日子的一個中午。

「黃黃」報社的「編輯室」內。

這雖是一間報刊的編輯室，但，卻像一個會客廳似的，只不過多擺了幾張寫字檯罷了。

一個胖子坐在寫字檯邊，口啣住香烟；旁邊還坐着幾個中年男子。這個胖子，就是黃黃報的大主筆朱錢進 其他幾個是黃黃報的編輯、記者兼發行、廣告、跑腿等。

聽，他們在閒談着哩！

「喂，老朱！」一個坐在大主筆身邊的瘦小男子開口說道：「昨晚你的艷福不淺，有那個年青美貌的密斯陳陪你睡覺，你一定很滿意吧！」

「哈哈……」大主筆聽了，笑得那雙鼠眼更小了。他取下口中的香烟，露出一口汗黃的牙齒，回答道

：「要是她不好好陪我睡覺呀！那，那可別怪我筆下無情哩！哈哈……」

「本來嗎，做舞女的就要拍咱們的馬屁，不然，只要在報上罵幾趟，看她下得了台嗎？」另外一個中年人接口說道。

「可不是？噫！對了，今晚聽說「三州府」來了幾個新娘兒，你不去？小趙！」朱錢進問他身邊那個瘦男子。

「當然到的，哈哈……」

「哈，哈！獸會你家里的黃臉婆知道了，吵起來，可別怪我筆下無情了！」另一個年輕的叫着。

「哈……」這一說，可把這幾個「黃黃」的人物說得哈哈大笑起來。

——好一會，由樓下街路上傳來了叭叭的汽車聲，那個坐在窗邊的趕忙朝外一望，叫了起來：

「喂，老板來了！」這一說，各人都趕忙坐到自己的寫字檯邊去了。他們都提起筆，在紙上畫着，大概又是在寫什麼「內幕消息」了。

「咯咯咯……」一陣皮鞋聲由遠而近，在黃黃報的門前停了，只見一個身體臃腫，滿臉橫肉，四十開外的中年人推門進來——他就是本坡的商人水上舟先生，也就是黃黃報的董事長。

「董事長，早呀！」幾個人先後立起來問安，這時，牆上的掛鐘響了一下，是下午一點正了。

「恩！」那個董事長應了一聲，便在大主筆的面

前坐下，一邊掏出手帕揩汗，一邊罵道：

「喂，老朱，你這傢伙！你騙我說搞文化生意可以賺錢，你看，我們的報紙一天比一天銷得更少了，你，你這怎麼講？」

「是，是，水先生！」那個朱主筆畢恭畢敬地，站了起來，陪着小心說：「這也不能怪我呀！是那些王八蛋學生在跟我們搗蛋，才……才會這樣的！」

「是的，水先生！」小趙也站起來說道：「這幾個月來，那些王八蛋學生一勁地跟我們搗蛋，說什麼反，反他媽的黃色……」

「×你老母！」水上舟氣得頓了一頓足，「那些王八蛋，爲什麼要跟我們搗蛋？——不過，老朱，這幾天風聲不大好，聽說聯邦政府要禁止我們的報紙入境哩！你還不趕快給我個辦法？」

「是，是，水老板，你先別生氣，我一定想一個辦法……你請抽烟！」那個剛才神氣十足的大主筆，如今在主子面前完全是一副奴才像了。

「是，是，還是請董事長息怒！咱們的朱老兄素有現代諸葛的榮稱，只要他想一想，一定會有個辦法的！」其他幾個人物，也在一邊鳴鼓助陣。

經這麼一說，董事長也便不生氣了，他一邊坐着揩汗，一邊在等待大主筆的好辦法。

十分鐘過去了，忽地，大主筆朱錢進跳了起來，說道：

「水老板，有好辦法了！現在，只要我們改一改

招牌，順着那些王八小子的口號，跟他們的尾巴跑，一定能够大賺其錢的。」

「什麼？」大老板還不大懂他的意思。只見那個大主筆，在他身邊說了幾句，他馬上轉了好臉色，遲疑了一下，又說道：

「稿件要付好多稿費吧？」

「不，一個錢也不要，只要剪刀，紅墨水，漿糊，香港的報紙就可以了。」大主筆不愧是個諸葛亮，他只要靈機一動，馬上就有了一「撈金」的辦法。

「好，就讓我去找人進行註冊吧！」大老板站起身走了，但還回頭對大主筆說道：「老朱，就這樣辦吧！今夜別忘了，「三州府」阿紅姐那兒，由我請客。」又對其他幾個喊道：「喂，你們也來，讓我們慶祝一番！」

兩天後，「黃黃報」的招牌拿了下來，宣佈停刊。接着，新招牌也便釘了上去。這間新報紙叫做「正義報」！

在新招牌釘上後的第七天，一間以「正義」爲幌子，以「人民喉舌」爲口號的報刊誕生了。出版後，果然「一紙風行，洛陽紙貴」，大老板的袋子「麥克麥克」，笑得也更響了。而大主筆及其他大編輯，因爲新報紙只要「剪」和「貼」，工作既輕鬆，收入也豐裕，每天閒來無事，便談他們的所謂「羅曼史」與「艷遇」，每晚叫局飲酒，生活好不舒服！真叫外人看了，更加以爲文化事業是最好「撈金」的生意了。



# 捕象記

這篇捕象記是萊佛士的文書鴨都拉描寫百多年前其所目擊的大規模捕象的特寫。本文節譯自鴨都拉自傳(Hikayat Abdullah)第六章法古哈駐官(Dari Hal Raja Farpubar)的中間一節。題目是譯者加上的。——譯者——

法古哈駐官駐守馬六甲時，有一位從丁加奴來的霸王加也(Pawang Gajah，即馴象師之意)到了法古哈駐官的管工因即蘇郎的家。對因即蘇郎說，馬六甲森林裡有許多的象，如果馬六甲駐官吩咐我捕象，不管他要我捕多少隻，我都能夠捕獲。

因即蘇郎即將這事報告了法古哈並帶着霸王加也去拜見駐官。他說：「大人，我等會兒就要進芭，如果找到象羣請大人發六七十人給我。還有一點應該事先說妥的，那就是，如果我捕得了象，大人要給我多少錢呢？」駐官答道：「好吧，如果你捕到了象，並且活生生運到馬六甲來，我可以給你一隻一百元。」霸王加也答道：「可以啦，大人，不過進行工作的費用要由大人負責。」

之後，霸王就同二位朋友出發了。他們進了森林

約莫有十一天之久，出來後，見了因即蘇郎說道：「我已經碰上了一羣為數六七十頭的象羣，現在就請因即(先生)發人馬給我，因為我要築圍柵。」駐官聽了這個消息，就下令因即蘇郎吩咐住在那兒的馬來人去。

他們準備築起圍柵的地方叫做沙峇都，位於馬六甲之東，距離馬六甲有兩天的路程。因即蘇郎分發六七十名人員給霸王加也。他們輪流地工作，一批做上兩三天又換上另外一批。

這消息傳遍了馬六甲，每個人的心都緊張歡喜，要去看看究竟是怎樣捕象。

且說霸王加也的工作情形吧，他們先到森林裡砍樹——樹大如腿，長十二腕尺(約十八呎)，然後將樹集中在一起，密密地(約隔兩三指闊)插入泥中。樹柵豎好之後，再綁挾得牢牢固固的。圍柵的面積約一百廿呎見方，上面鋪成坐台，看去很像用以捕魚的魚柵。圍柵門前用樹柵做成通道的柵欄伸延達六百呎左右，越伸延出去，兩邊距離越遠，樹柵間都插上香蕉樹和甘蔗，一直插到圍柵裡面去。

工程做好了後，消息傳到馬六甲時，人們更加震動了。人們有的徒步，有的乘車，有的騎馬去看。我也和他們一道兒去。

就在這一晚，那馴象師帶了百餘人進森林去趕象。他們碰上了象羣，就站離遠遠地趕着牠們，大約趕了六七天才把象羣趕進了那插着香蕉和甘蔗的木柵。

野象一碰上了食物，當然就向前跑去了，驅趕的人在後面一面用槍一面從左右兩旁大聲喊叫，象羣覺得路狹，就一直闖進圍柵裡，一面不經意地吃着香蕉和甘蔗。

再說，圍柵門上已經有人在守着，緊緊地拉着門繩，當所有的象都進去了之後，他就放鬆繩子，機關一鬆，門就關上了。我把象羣，包括大的小的，雌的雄的都數過了，一共是六十二頭。

象羣入圍之後，馴象師吩咐持着矛和木棒的人登上圍柵的坐台。他吩咐如果象鼻伸至柵邊鈎住柵木，就要截止牠，用木棒刺其鼻子。圍柵四週都發生了這種情形，這邊有象鼻被刺，那邊又被擊。

這時，我想攀上圍柵上面去看看，却被人阻止了，任何外人都被禁止上去。他們說，外人上去會使藥力失效。我緩步地走到馴象師那兒，把一個金盾放到他手上。當他感覺是金盾之後就說：「喂，快點把這位先生帶上去。」我微笑着，同時心裡想道：「哪一種東西更有力，魔葯還是金盾呢？」

我被人扶上圍柵上面了，他交了一根木棍到我手上，說道：「象鼻一捲住柵木，就馬上打它。」我照他說的做了。我看到圍柵裡的野象好似在混戰一般，鳴聲有如連續不斷的雷响；各有各的動作：有的在挖泥，有的把泥沙向上撒，有的把樹木和泥土往上擲，有的用象牙去刺那木柵。不過我看見牠們把小象安置在中央，大象則在外圍。由於象羣踐踏的結果，柵內

的土地都變成了四五呎深的泥漿。

有些人奔跑到馬六甲去通告駐官。第二天，駐官和查馬士醫生以及一些歐洲人就乘車前來。他們到了之後，大家都登到圍柵上面觀看象羣。這些象經常繞着柵邊走，企圖尋找一個出口。牠們的鼻管無論在什麼地方鈎住了柵木，就馬上受人打擊。這種情形一直延續了六七天，沒有給予任何食物牠們吃。後來看到牠們好像要發狂地摧毀圍柵了，馴象師就拿了一些香蕉桐來。只見他念念有詞地，把香蕉桐擲進柵內，象羣就停止摧毀圍柵，爭奪食物，因此許多人說：「這馴象師真本領，他一念咒之後，野象都害怕他了。」真是又荒唐又愚昧！這些野獸已經飢餓了好幾天了，得到了少許食物時，當然就靜止下來了，這是連小孩子都懂得的。

大約在圍柵裡被困了十天之後，由於沒有吃和沒有喝的緣故，所有的象都衰弱起來。馴象師就用粗籐做了好些活結圈套，拋到圍柵裡面，又擲了些香蕉桐到圈套裡。把圈套一拉緊，象脚就被拉住了，圈套的另一端被綁緊在大樹上。馴象師就進入柵內裝桎梏，然後就一頭一頭地從圍柵裡趕出去，一直到所有的象都從柵裡趕出為止。他不給牠們東西吃和水喝，因為害怕牠們會恢復氣力，就會把圍柵和桎梏掙開。我親眼看見這樣的事情。大象好幾次用木棍向木柵上面的人拋擲，發出隆隆响聲。人們如果被擊中了，臉面就破裂了，而且有好幾次大象想把木柵摧毀，用鼻子鈎

## 純潔的心地 · 文影 ·

我懷着滿腔愉快，對同學們說下面的衷心話：

記得當我還在做學生的時候，曾經聽過一位老師對我說：「孩子們的心地，正像一片片未曾染過色彩的白紙；至於大人們，却正像被暴風雨掃落後的枯枝殘蕊，儘管怎樣去選揀，也找不到像孩子那樣純潔的。」當時，這段話雖使我受了不小的感動，且會因為自己也是孩子而驕傲，但對於這段話的真諦，仍似懂非懂，自然也只能用半信半疑的態度去領略它。

直到自己跨出中學的門檻，進入了多姿多采的社會，自己也由一個被人教的學生變成教別人的教師，終日眼見着一張張泛起甜笑的臉兒，向我撒嬌，向我堵起小嘴，向我吐露真心話，向我編織着又美又好笑的故事，我才深深地體味到以往那段話的真實性——百分之百的真實性，於是。我感到我走教師這條路的重要了。

現在，日子雖無聲無息地從紅水筆尖溜過，從「大狗跳，小貓叫，」的書聲裡溜過；日日夜夜，雖無間歇地在一堆堆作業簿間絞着腦汁，在黑板上填着自己生命的空白；有些時候，雖也有過憂愁與苦悶；但，只要面前出現着一個個手拉手的小天使，一張張咧開嘴兒嘻笑的小弟弟，我的心情，便像飲下了一杯甘醇的美酒，清清淨淨的，無憂無慮了。

同學們！我願永遠生活在你們的隊伍裡。同學們！永恆保持着你們這份可貴的純潔的心地吧！



住柵柱，拚命地搖，弄得整個木柵都擺動起來，假使不是馬上就用木棍打它的話，那末整個木柵都會坍塌了。很多人都說，這個馴象師很懂得制象的魔法，會念很多咒語，使得森林裡的象都畏懼他，因此向他要求藥品，求他施魔法和驅鬼術。真是愚蠢！其實他所做的一切全靠智力，那裡會是什麼魔藥、魔法呢？

此後，我還經常聽到那些象的消息。真可惜，大都死光了，能够運到馬六甲的只存六七頭，而這當中，只有一頭得以生存。法古哈駐官和查馬斯醫生就按照先前所應諾的付給馴象師酬金。駐官和查馬斯醫生把所有死象的骨頭都收集了寄到英國去。



一、埋葬 黃枝連

你說我空有這張咀巴，  
一點兒也不懂得打哈哈。

你說這是變態的世界，  
好的不能說好，  
壞的却要說成佳。

我嘗試把鹽當糖；

打腫了的，硬說發胖。

然而，

一次又一次我終歸失望，

只因——

那深處的心不忍掏出來埋葬。

一二、我不祝福你

當你揚鑣前程時，

我不會道過半聲福。

朋友說我的心大酷，

然而他們怎知道我底肺腑？

路是靠自己去踏出來！

真理的追求不能由人代！

友！成功得你自個兒去爭取，

空洞的漂亮話只是霞彩。

生命

霍桑

人們說：

「生命是寶貴的，

正如花一樣的美麗。」

可是，

大多數人都在糞土上找生活，

行動被約束着，

好似柵欄裏的羊羣。

啊！這些可悲的事實，

有誰顧慮與同情！

沒有孩子的悲哀

·謝世禎譯·  
Padraic Colum作

一天晚上我聽到，一些野鴿  
在巢里咕咕，劃破夜的寂靜，

野鴿的吵擾非常的柔和，

像小孩的手兒在胸上輕摸。

我哭訴：「不要吵擾呵！

（我的胸襟沾濕着眼淚，）

鴿子們呀！不要再擾吵——

一位沒有孩子的婦人正在聽着！」

# 兩蛙的旅行

· 劉強 ·

在霹靂的太平村中有個井，水

很深，裏面住着老蛙一家。每天村中男女來汲水的時候，常常嗤笑地說：「井蛙不足與之言海的。」老蛙聽了，心中真怒極了！一天清晨，他向他的老妻說：「我不堪村人的侮辱，決心明天遠出，擴大我的眼界。」

青蛙的老妻聽見這消息，很是不安；衆小蛙也涕淚交流。但是，老蛙已下了決心，哭聲沒有搖動他的心意。次日黎明，全家都起身，因爲老蛙要早行，免得受暑。老妻就用蕉葉包了點心，用竹籃貯好衣服，哭着說：

「小心不要迷途呀！親愛的，要早點回來。」

許多小蛙也同聲說：「早點回來呀！爹爹。」

「我一定很快回來，」老蛙說：「可是，我必須先看到海。你們諸事小心，勿以老父爲念。」說罷

縱身一躍，走了。

老蛙登了陸，看見各種動物都是步行，沒有一個用跳代走，他怕被他們譏笑，也就站起來像人一樣步行。

衛港（Port Weld）池中，也有一隻年少的青蛙，覺得生活很單調，一天自言自語道：「爲什麼我整天在泥濘中浪費我的時光，不向外發展呢？我的父親雖然已老，但我的兄弟很多，沒有一個不爭着承菽水之歡，所以，我應該遠出，新我眼界。」他就向他的父親請求，他父親表示同意，而且餽他鉅額的川資。他才出水，也學步行，但是，沒有走多遠，兩腳便感到非常疲憊。

這兩個旅行家——一個老蛙，一個少蛙，有天，在距離太平和衛港各半的山上相遇了。  
少蛙先向老蛙鞠躬說：「老先生，你好嗎？」

「早安！」老蛙回說：「閣下貴姓大名呢？天氣這樣晴朗，要去那裡？」

「小的是衛港一池中的少蛙，姓多名科，這次是要旅行天下，以廣見聞。」

「哦！」老蛙答：「我是太平村中的老蛙，姓奧名執，我之所以出行，也是爲了要看大海。」

他倆同行了差不多五十步，異常相得，爲的是他們志同道合。後來，那老蛙提議：「步行令我疲乏不堪，我實在不願再向前進了，我想我倆可以同立山巔，俯瞰世界情狀，你以爲何如？」

冬科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表示非常贊成。

於是，他倆爬上了山巔，休息片刻，老蛙說：「這山距離太平和衛港各半，我們站在這裡，既可以看見海，又可以看見我們家鄉，一舉兩得，又何必徒勞跋涉呢！」  
冬科拍掌道：「這真是卓絕的見識，我們就這樣辦吧，不必再前進了。」

## 豬兄弟

他倆都起立伸頸遠眺，但因為青蛙的兩眼生在背上，所以，少蛙所見的是他的故鄉衛港，而老蛙所見的是他的故鄉太平。

老蛙就說：「嘻！衛港的景物和太平的一樣，根本沒有大海。所

謂大海怕是捏造的地方吧？」

少蛙接着說：「太平和衛港也沒有什麼兩樣，我們又何必遠涉山林呢！」

於是，兩蛙決計回鄉，鞠躬道別。在歸途中，他倆不復步行，都

跳着回家，所耗的時間不及來時的一半。他們告訴家中的人，說兩地完全一樣，沒有什麼新奇之處。所以直到今天，太平的井蛙不知有海，而衛港的池蛙也以爲世界渺小，和他們的故鄉毫無二致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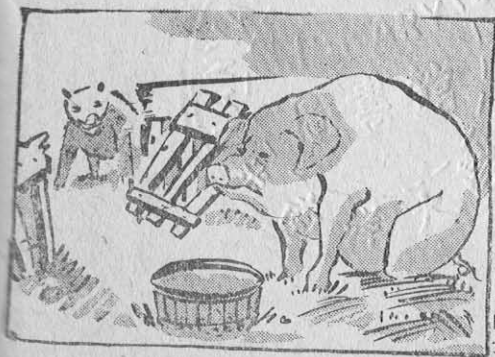
山豬與家豬本是同宗兄弟，但由於牠倆的思想與行爲完全相異，才逐漸地分了家。不過，山豬的胸懷非常寬大，牠不但不鄙視家豬的短見與無知，反而三番四次地開導家豬。

「好兄弟，那是家豬將被出賣的前夕，山豬異常焦慮地對他說：『今晚是你逃出這個圈子的最後機會了。假如你仍舊不肯聽我的忠告的話，那麼，我們便永遠不能會面了。因爲明天早上，你的主人就要把你賣給屠夫哩！』但是，家豬聽了，一點也無動於中。」

「好兄弟；」山豬說：「我知道你是不會聽信我的忠告，但是，我並不因此感到失望。爲了我們還是同宗兄弟，我不願眼巴巴地看着你被人送上屠場。在我離開你以前，我願爲你出一點力量，把圍着你的木柵打開，假如你喜歡，你便可以從容地跑出去。否則……」話沒說完，山豬便匆匆忙忙地將圍牆咬開，於是告了晚安，走了。

大門雖然開着，家豬卻想不到外面世界溜溜，只是甜蜜地睡了個大覺。

翌晨，主人重新把木柵圍起來，並且餵家豬一頓豐富的美餐。不久，屠夫來了，家豬才知道厄運已臨，便想破門而出，然而已經晚了。而且，牠的軀體實在太發福，就算放牠跑也跑不動。牠一路哀號甚慟，被人送上了屠場。



今晚是你逃出這個圈子的最



# 牛鼻子寫真記

興周

近代漫畫已演變成一種攻心的秘密武器，發揮了無比的威力。一個自認為惟我獨尊的大獨裁者，在漫畫家的透視之下，只須淡淡幾筆諷刺，就會使他的尊嚴變成笑料。倒不如漫畫家眼中的和平鴿，自由自在的翱翔天空，引起了人們頌起真善美的意境。

我國的漫畫較為落後，有天才的漫畫家，不能靠漫畫生活，常因顧及生活而影響創作情緒，往往自生自滅。其中差強人意的是，有幾位不懼風霜侵襲，不計較飯碗得失的藝術家，依然屹立不動，替漫畫的領域創造了錦繡前程，牛鼻子的主人翁黃堯要算是其中之一。

抗戰時期他在重慶、昆明、長沙等地。牛鼻子的教育漫畫，確實成了家喻戶曉的寶貝。他富有一片婆心，總希望前方衝鋒陷陣的將士，能看看他的漫畫，而鬆馳一下緊張的情緒——把敵人看成是大地上的

草芥，把劊子手的大刀看成是划船的木槳。他甚至要村姑與老嫗，都有畫漫畫的技巧。他說：「你現在就開始畫！」反正中國任何目不識丁的文盲，在鄙棄指印或蓋章的麻煩下，都能畫一個圓圈來代替，能畫圓圈的人，就能替牛鼻子畫相。你看最大一個圓圈是臉，其他五個小圓圈代表眼耳口鼻，這就是一張別出心裁的傑作。

一個藝術家因他特殊的人生觀，頗有與世無爭的宗教家的精神。但他却不甘寂寞，他這次到馬來亞觀光，在短期內，要忙着訪問各界有關人士，虛心求教；並到許多華校及電台，推廣漫畫教育；同時，要細心體驗當地的風俗習尚，以及山川風景文物的重點，接着就不分晝夜速寫他內心激發的靈感。我會欣賞過他創作的五十幅馬來風情畫，的確深入淺出，所見都是新奇的現象。多謝西風，為我們吹來了牛

鼻子，為我們刻畫出馬來亞的真善美，讓我們對「海外樂土」有更深一層的了解。牛鼻子漫畫中的胡姬，芭蕉、椰樹、榴槤，和「娘惹」沙籠，把馬來的情調，活潑潑地表露出。誰看了那一幅幅裝置好的彩色漫畫，不要大跳浪迎舞呢！

然而，有些朋友在閒談中，總希望牛鼻子拿出內在的工夫來，替「猛德革」的志士們，分發一點清涼劑。可惜馬六甲的十多萬群眾大聚會，牛鼻子不能身歷其境，不然，在大雨淋漓下的五光十色，必興起了俯拾即是靈機。此外，在此時此地的華人社會，拜金的人，和有錢有勢的人，沒有學問的「專家」，輕視知識份子的土財主，戴假面具的偽君子，沒有立場的投機主義者，……全都是漫畫材料。

在高度文化水準的國家，他們的政要的功過是非，被冷嘲熱諷一番；相貌不平凡的偉人，被畫成古怪的動物。那些有權有勢涵養的顯要，只能引起反省的幽默感，決不會把漫畫作者交付有司去懲罰，這

是言論自由的好風範。

黃堯先生的漫畫，似乎近於風土的描寫，但他的「教子記」，就有大人吃小孩子虧的情趣。如何教你的孩子？看了「教子記」會令你啼笑皆非。歸根結底，父子總是骨肉，小孩子喜愛爸爸而親近爸爸，確實爲了爸爸有點孩子氣。如果說舊禮教的父子關係，仍維持「父在

堂，子不能言」的嚴肅家教，那末，「正襟危坐」或「正顏厲色」的爸爸，簡直成了一隻老虎。

初次，星洲華僑托兒所的負責人華醫生陪着牛鼻子來我家閒談，我家的小妹妹就對他起了好感，認他是一頭可敬的耕牛，後來聽了他的故事，又覺得他不是牛，而是可愛的黃伯伯。

正爲此，使我聯想到今日漫畫教育的重要，看圖識字，確是助長文字普及，許多小孩子躲着看有毒素的公仔書，實因我們缺少公仔書更富啓發性的讀物，能補助教材的缺點。這就是我寫這篇短文的動機，真是希望黃堯先生肩負這種大任，廣爲蒐集資料，讓牛鼻子能成爲成千成萬小朋友們的真實保姆。



渣

滓

(續完)

白蒂

「你董參謀勞甚麼呢？」阿樞看他那副神氣頂有趣，俏皮地插嘴問道。

「我董某勞心也，勞心者……：」他原想引用孟夫子的名言開講下去，不料阿樞却無師自通地接着說：「你董參謀該是勞口者，整天替人相命卜卦寫書信！」

「我董某是舌耕手耕，用腦筋，說道理，勞心勞手勞腦勞口者，更不能斷了這一口煙。」他把燒到手指頭的煙蒂扔在痰盂裡，才下個結論說：「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鴉片雖是百害，亦有一利，利於病人也，故不能以嚴刑峻法來對待無

辜的煙民……」  
「假定政府不理你呢？」金錐插嘴問。

「大哥你這麼傻，我們這是先發制人之計呀！現在風聞要掃蕩，我們就先來個遊行，上書請願，什麼總商會、市議會、各黨的頭子，以及大人衙都去，最好還得去見『二王』。縱然紅毛不接受，也不能隨便抓，這叫做民意嘛！」  
「你的計策真妙！」金錐樂得眉開眼笑。  
「請願書當然要你老哥費神費。」阿彪接着說。  
「當然，當然。」

「馬上動筆！」大頭金錐迫不及待。  
「我今晚趕個通宵，寫一篇四大排比，和司馬相如的『諫獵』較量較量，不過……不過。」

「等一會兒先讓你過足癮，不用着急，董參謀！」金錐深知他那『不過，不過』的老毛病。

「那麼，小弟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

「誰當代表呢？」阿彪提出新問題。

「是啊！我們黑籍同人誰可以當代表呢！」這一層董仲復倒沒有想到。

「這當然是大哥囉！」  
「我？」  
「嗯！」

「你簡直是在和我開玩笑，他媽的！」

這時候，臭丁、煙屎七他們都過足煙癮，悄悄地在角落裡旁聽。董仲復靈機一動立刻嚷着：「我們這一行，人才濟濟，怎好勞動大哥？我董某一時糊塗，你看臭丁、



煙屎七不是最現成的代表嗎？」  
「其爲人也，忠誠可靠；其於物也，有不知也；臭丁、煙屎七皆可用也！」他儼然諸葛亮繼承人的氣派，指定臭丁他們做代表。

臭丁覺得受寵若驚，煙屎七却怕給送上棋樟山，但經董仲復對代表的任務詳加解釋，並自告奮勇向各報投函發表談話，呼籲我僑擁護支持，大頭金錐也答應按擦五十雙皮鞋的酬勞給他，煙屎七也便答應下來，反要求金錐今後多多照顧，繼續他通融煙土，聽日計數。於是大家皆大歡喜，聽從大哥金錐發號施令。董仲復趕通宵起草請命書，臭丁發動弟兄們到各煙窟找道友們簽字，黑籍同人驚天動地之舉，將於不日發動。

## (四)

僅僅是一日夜之隔，煙民將上書請命的壯舉，立刻在各煙窟傳開來。道友們議論紛紛，有的以爲抽這一口煙原是偷偷摸摸的事，張揚開來決沒有好處；有的以爲這一

煙既然沒法不抽，與其偷偷摸摸像陰溝老鼠，還不如冒險和「皇家」爭一爭，說不定也可以像「昭南時期」開禁配給，豈不是一勞永逸；有的「想當年」，談掌故，列舉許多鴉片開禁的事實，証明這是道友們勢所必爭的權利。雖然這不是一件光榮的事，但是只要能够達到目的，抽口煙不必提心吊膽，縱然丟醜却也沒有要緊。

在道友們的談論中，大頭金錐和董仲復，很自然地成爲他們所崇拜的偶像。大頭金錐是他們黑籍中最具潛勢力的顯赫人物，這一次請命，應由他「錐哥」領導，自是不在話下；「錐哥」發號施令，他們自然絕對服從，毫無疑問。至於董仲復究屬何許人氏，却就傳說紛紛。許多煙窟的道友們，以訛傳訛，有的把他與諸葛孔明等量齊觀；有的傳說他在祖國是個叱咤風雲的大人物，隱名埋姓，南來避難；有的傳說他是張天師的再傳弟子××仙師，算定道友們翻身的日子已到，特地前來「石叻」指點迷津。這一

些傳說，無形中增加了董仲復的傳奇性，抬高他的身份，使其成爲黑籍中足以旋轉乾坤的「大人物」，而無不以不得一瞻豐采，引爲莫大憾事。

至於大頭金錐的煙窟裡，情形却就不大相同，大家天天在一起吞雲吐霧，雖然算不得是深交，却大多數知道他的斤兩，所以，他們所談論的比較切實得多，只是眼巴巴盼望董仲復早一點到來，請命的事情早日發動而已。尤其是煙屎七和臭丁，因爲昨晚參與機宜，而且受命爲代表，也就特別顯得興奮與自滿。他們口沫橫飛大談昨晚參商這件大事的經過情形，進而誇獎董仲復「慧眼識英雄」推薦他倆做代表，而且學會了董仲復文縷縷的口氣說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當今民主時間，我們請個命，皇家沒有不准之理！」進而要求列位放心，由他們代表去辦交涉。可是怎樣辦，甚麼時候開始辦，却得等候董仲復前來才有個分曉。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溜過去，

從傍晚望到十點多鐘，道友們還望不到董仲復大駕光臨，尤其是煙屎七和臭丁兩人最爲着急，因爲他們是內定的代表嘛！

及至午夜時分，董仲復才緊跟着大頭金錐背後，大搖大擺地回到煙窟裡來。大頭金錐逕自上樓去，董仲復就在煙屎七一千人等熱烈殷勤而又恭敬的招呼聲中，選定一張煙榻側着身子靠下去。煙屎七他們無不放下煙槍，圍攏過來聽他的消息。

這一剎那的董仲復，完全恢復當年和陳標統打天下時那一種不可一世的神氣，「一切天下大事都得到他的煙榻前邊解決！」他意識到自己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錐哥相等於當年的陳標統，一切都得聽他的籌謀安排。於是，他以嚴肅而有威靈的眼光向四周巡視一番，然後才鄭重其事地說道：「我剛才和錐哥請幾位『要人』一起吃飯談商，一切都照我的計謀行事。」

「我們代表甚麼時候行事？」

煙屎七非常着急地問道。

董仲復先打個哈欠，才回答一聲：「就在三兩日內吧！」接着就神氣活現地喊一聲：「阿扯，端杯茶來！」

阿扯在樓上伺候大頭金錐，臭丁急忙地斟上一杯茶，接着問了一聲：「董參謀的命書做好了把！」

他瞪臭丁一眼，再以譴責的語氣說道：「什麼命書？那是叫做請命書，也叫做黃皮書。」

「黃皮書？」臭丁大惑不解。

「是嘛！咱唐人是黃皮膚的，所以，咱的請命書就叫做黃皮書；人家『紅毛』是『白皮』，他們的書信就叫做……」

「叫做白皮書！」阿扯從樓上走了下來，就在樓梯口替他接上嘴繼續說道：「今個兒董參謀好得意啊！」

董仲復今個兒確實是得意萬分之至，他打開話匣子就像黃河決堤不可收拾，大談其「黃皮書」寫得如何精彩，四六排比，可點可圈，簡直就是司馬相如再世。可嘆的是

煙屎七、臭丁、阿扯之流，全不懂得欣賞他的才華出眾，滿腹經綸；不幸却只有煙屎七他們才是他吹牛皮車大炮的對象；也幸而在煙窟裡得到這麼幾位「知音」，要不然，他的絕世才華，簡直無處施展，因爲世界之大，只有他董仲復「懷才不遇」嘛！

大頭金錐沖了涼，換好一身潔白的紡綢短衫褲，一下樓就往煙榻上一躺，閉起眼兒養神想心事，靜候阿扯替他打煙泡。許久許久，等他過足煙癮之後，才開腔叫臭丁、煙屎七一千人等前來聽他發號施令。他先褒獎董仲復的計謀想得妙，請願書做得妙；再說明此次搞煙民請願，全是爲了列位道友的幸福着想。各煙窟主人也都贊成這麼辦，而且要他立刻發動。如果「皇家」衙門方面，以及各議員、各政黨首要應該應酬打點的話，錢由大家公攤，現在却全由他金錐一人先墊。這麼說明之後，他才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紅色「老虎紙」付給臭丁、煙屎七均分，指令他們兩人做代表，

打發他倆即刻開始到各煙窟發動各道友簽名。據他估計，只要兩天兩夜工夫，最少有三百名煙民聯合請願。假定這件事情搞得成功，他金錐可以公開做「黑米」生意，財源滾滾來，那怕三兩年後他金錐不會成爲數一數二的僑領鴉片大王嗎？這是他的如意算盤，所以，發動這一件事他最出力。

董仲復再把那一份用毛筆磨正的請願書，從頭到尾吟誦一遍，覺得字字珠璣，句句入理，讀下去懇切生動，誦出聲大感鏗鏘有力。他在自鳴得意之餘，才把那篇據他自己說是嘔心血的千古傑作用黃牛皮紙包好遞給臭了，而且一再叮囑他們千萬不可遺失，名字不要簽錯，不會簽名的就畫個押或蓋個指模。這麼關照明白之後，才打發他們先到就近的幾間煙窟去。

由於董仲復對這件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使他在大頭金錐心目中的地位驟然提高。他也很能揣摩到大頭金錐的心理，順着他的「大哥」，極盡吹拍奉迎之能事。金錐果然對他另眼相看，這一晚除了請他抽了幾包上等雲土之外，還慷慨地送十大元，說是給他的孩子們買糖果的。話雖然這麼說，事實上，却是等於賤濟董仲復三兩天的「黑糧」，結果鈔票還是會再回到金錐的口袋中。

至於眼界高的煙花阿並，自然也不再像以前那般冷落。然而，除了在他與金錐暢談之時，順手替他打一打煙泡之外，却也沒有甚麼特殊好感。

這一晚，他和金錐談到親了阿彪來了之後，才向他們告辭，邁開四平八穩的脚步，離開煙窟到賭間口去吃一點甜品「宵夜」。

一路上，他覺得今個兒說得上是他「流落番邦」以來最稱心快意的「大日子」，諸如陪「大哥」金錐上酒樓喝「三星斧」白蘭地，吃燕窩魚翅，抽好煙，品好茶，還有紅色老虎紙「答索」，簡直是享盡了人生的諸般幸福。

然而，他最得意的，還是做了那麼一篇「空前絕後」的煙民請命

書。他有點飄飄然，覺得這一個世界的事物，都是爲他而存在。

## (五)

不料祇是一夜之隔，局勢完全改變。

翌日，臭了雖然有重大的使命在身，要到小坡的煙窟發動煙民簽名，只是「賊性難改」，一路上還不斷找對象，想順便做一兩手「生意」。就在擁擠不堪的十八號「巴士」上，他發現了好幾位可以讓他「下手」的獵物，其中最穩妥的是一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中年人，聚精會神地坐着翻晚報，夏威夷恤衫小口袋上插一支鋼筆，這就是他要獵取的東西。他先向所有的乘客巡視一番，看看有沒有「暗牌」或警察同在車上，才敢放心施展他的「功夫」。可是，經驗告訴他，在車上「做案」最笨，萬一失手就溜不掉。這麼一轉念之間，他放棄立刻下手的念頭，只好見機行事。車到新世界附近的一站，那位中年人擠着要下車，他緊跟在背後下來，

就在上下乘客爭先恐後的紛亂狀態中，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從那中年人的口袋中，把那支鋼筆「剪」到手。不料還來不及揣進褲袋裡，就讓一個正要上車的吉寧「暗牌」當場抓到，立刻給扣上手鐐，帶進警察局去。

在警局裡，經過一陣搜查和訊問之後，臭丁不僅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偷，「身份」驟然提高為若干重要案件的重要嫌犯。其一是前些日子他在大世界和大華戲院門口「剪」到的鋼筆和手錶，累他兩案一併發作，失主報案是被搶，人証物証俱在，他遂被認定是搶劫嫌犯。其次是從他身上搜到的那一份煙民請命書，使「紅毛」們也不禁震動起來。因為警察當局並不把這件即將發動的煙民請願，視為煙民們只求公開吸食鴉片的單純舉動，而是從蛛絲馬跡中，把這件事與連二接三發生的鴉片走私案件聯繫在一起。然而，臭丁只怕因為搶案判「釘鍊」坐監，而且還怕大哥哥金錐受連累，所以，祇是矢口否認還有

一條二兩三錢重的金鍊轉賣給了「大哥」。至於對煙民請願這一件事，以他從董仲復所得到的一點智識，滿以為煙民請願是一宗正大光明的事，況且他身為煙民代表，更應該像個硬漢子，一人做事一人當。於是，他就滔滔不絕地把大哥哥金錐他們如何策劃請願的事和盤托出，即連關上的親丁阿彪參與其事也照實招供出來，殊不知却因此而引出案中案。

就在當天傍晚，警方發動全島性的搜捕行動，大批警探分別光臨煙窟，按照名單拘捕所有的道友。當警探到金錐的煙窟裡的時候，煙屎七他們個個嚇得屎滾尿流，俯首就擒。董仲復却反而顯得非常鎮定地走向一位華籍警探問道：「敢問列位光臨煙窟，究竟為的是甚麼案子？」

「抓鴉片仙！」

董仲復靈機一動，突然搖身一變而為正人君子，立刻順口答道：「抽鴉片煙實在是該死！該死！不過，小弟是順道前來訪友，並沒有

抽鴉片煙，請隊長放我走，嘻嘻！

「你來煙窟找朋友？」那個華探有點不相信。

「如果騙你就天誅地滅，小弟生平最痛恨抽鴉片！」

「你來找誰？」

「金錐先生。」

「他呢？」

「聽說下午到新山去辦事還沒有回來！」董仲復脫口溜出這一句話，遂使那位站在樓梯口冷眼旁觀的煙花阿捶急得直搥腳，直向他使眼色。

「金錐和誰去新山？」警探再問。

「這……小弟不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快說！」警探更凌厲地追問一句，並以手槍對住他的胸膛。

他覺得性命交關，不是隨便開玩笑，經此一嚇，即以事不干己的不負責任口吻答道：「聽說大概是和關上的親丁阿彪一道去的吧！」

那位華探立刻轉告紅毛警長，



他們一陣耳語，立刻轉令一位警員離開煙窟，似乎將對金錐他們有利的行動。煙花阿碰知道金錐他們是在新山接一批私土，所以，切齒痛恨董仲復不該把金錐的行動告訴警方。可是，她却又無法替他們掩飾。

「你叫甚麼名字。」那位華探又再轉回頭來盤問他。

「小弟姓……孔……」

「孔？」

「是的，孔夫子的孔，家住在馬六甲，最近因為生意的事來新加坡，所以，順便和鄉親金錐兄坐一坐，想不到……」董仲復企圖用欺騙的言詞混過去，想不到煙花阿碰却看不慣他這種毫無骨氣的卑劣態度，因而接着嚷道：「抽鴉片也不會問個殺頭罪，董參謀你何必裝孫子！」

「董參謀？」華探早就從吳丁口供中，知道草擬煙民請願書的，是一位姓董的「文士」，想不到就是他！

「他就是我們煙窟裡大名鼎鼎

的「師爺」董仲復嘛！甚麼煙民請願就是他想出來的鬼計。」煙花阿碰竟然一口氣替他從實招供出來，氣得董仲復吹鬍子瞪眼睛，許久許久，才狡賴地說道：「小弟受人所託，忠人之事，替他們作請願書也該有罪嗎？」

「有沒有罪到警局裡再說！」華探要給他上手鐐。董仲復覺得這是對斯文人的最大侮辱，於是，立刻哭喪着臉哀求道：

「請老哥手下留情，不要用這個撈什子！」

「不行！」

「小弟是個斯文人，書香子弟，有什麼差錯的事，也得請你包涵嘛！」

董仲復雖然不斷地嘮叨，還是給上了手鐐推着走。煙霧迷濛的煙窟，此時顯得格外淒涼，被捕的道友們魚貫而出，默默無言，只有那一位一同被捕的風塵女子煙花阿碰，却無師自通地罵他一聲：「斯文掃地！」

這一些人，就像一堆都市的渣滓，暫時給安置在後巷，可是，却還沒有澈底清除。據說，因為這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文明社會，所以，對渣滓還有幾分愛惜哩！

## 南宮搏新著

洛章台柳神  
歷代名人軼事  
楊貴妃新傳

叻一元六角  
叻一元一角  
叻一元二角  
叻一元一角  
叻九角五分

星加坡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 夜財財前後

杜克

戲

劇

## 第二幕

人物：尤利。

亞玉。

小紅。

南田。

亞新——財庫。

亞嬌——佣人。

地點：馬來亞某埠的郊外別墅內。  
時間：一九五五年春。

佈景：在一家佈置堂皇的客廳中，正面的壁上掛了兩幅風景畫，一隻龜壳和一個掛鐘；右邊有一通道可以望見餐廳。左邊有門通外面。廳中有張圓桌，桌旁有兩張沙發椅及一張長沙發。沙發的左邊有個書櫥，裏面擺着書籍；櫥上有個花瓶及一架電話機。

開幕時：（壁上的掛鐘正指着八點

，小紅躺在長沙發上翻閱報紙，亞玉似有憂鬱，在廳中踱着，不時自言自語道：「唉！已經是八點了，怎麼還回來？」小紅停止閱報，回頭望壁上的掛鐘。）

小紅：媽，別等爸了，我們先開飯吧！

亞玉：唉！再等一會兒。早上你遇見他時，他是怎麼說的，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呢？

小紅：早上爸說一定要在七點鐘以前回來一趟的。

亞玉：那就怪了，難道發生了什麼事嗎？（略沉思後問）你遇見他時，只他一人在嗎？

小紅：媽，我倒忘了告訴你，我看見車內有個女人同爸坐在後座裡，樣子怪親熱的。

亞玉：壞了！壞了！你爸一定給那女人迷住了，你趕快打個電話到公司去問問看。

小紅：（扭轉着自動電話機）喂！請找尤總經理接電話。什麼？他不在，你們知道他到那兒去嗎？哦！哦！（小紅放下電話機）公司裡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爸到那兒去。

亞玉：唉！真急死人。（門鈴响了）大概是爸爸回來了，趕快去開門。（說着往沙發上坐下，小紅由左門退場，頃刻和南田進場）

小紅：媽，南田叔來了，（走到右

戲

劇

邊的門邊)亞嬌!倒茶來。

南田:亞玉,尤利在嗎?

亞玉:我正在爲他焦急着呢!

南田:怪了,他又到那兒去呢?我

正有事要找他呢!

亞玉:好些日子沒回家了,鬼知道

他到那裡去了。

南田:聽說他近來交上了一位舞女

,這件事你知道嗎?

亞玉:還是剛才小紅說了才知道。

(亞嬌端上茶給南田:「先生

用茶。」又對亞玉:「奶

奶,可要開飯了嗎?」)

亞玉:不!我不想吃,你和小姐先

去吃吧!

小紅:不!你不吃,我也不吃了。

(門鈴又响了,亞嬌由左門

退場,頃刻和亞新進。)

亞嬌:奶奶,亞新來了。(說後從

右門下)

亞新:奶奶,老爺在嗎?公司裏有

人要找他呢!

亞玉:什麼人在找他?

亞新:是大洋公司的老板,說有要

事要和老爺商量呢!老爺已

亞玉

有三天不到公司裏去了。

那一定給狐狸精迷住了,南

田兄,請你替我勸勸他吧!

(尤利突從左門進,身穿西

裝,打領帶,口含「雪茄」

,手裡拿着一個大皮包,十

足是位大商人的氣派。)

小紅:爸爸,你回來了!

尤利:是的,你媽怎麼了?南田兄

,好久不見了,忙嗎?

南田:我倒很清閒,只是你貴人事

忙,很難見到你。

尤利:(把大皮包丟在沙發上)唉

!那又有什麼辦法?要做生

意,總得應酬,你說是不?

亞玉

哼!講得多好聽,什麼應酬

,還不是在外面花天酒地。

尤利:你……你聽誰說的?

亞玉:你可別瞞人了,你妍上了一

個舞女,我早知道了。

尤利:哈哈,原來是這個。老實對

你說,現在我的地位不同了

,在實際應酬的時候,當然

得帶個像樣的女人赴會。你

現在吃得好,穿得好,要什

麼有什麼,你還要怎樣呢?

亞玉:我要你和她斷絕來往!

尤利:這個我辦不到。我需要她,

我已決定在下個月跟她到日

本去渡蜜月。

亞玉:那你要把我怎麼樣呢?

尤利:要是你肯住在這裡就住下

,要不就離婚。

亞玉:天呀!(受不了刺激而昏倒

。小紅、亞新扶她到沙發,

不絕的喚着。)

小紅:媽,你快醒醒!

亞新:奶奶!奶奶!

南田:(對尤利)以前她爲你喫了

多少的苦,難道你這樣做對

得住良心嗎?

尤利:請你別管我家的私事。

(拿起大皮包由左門退。)

小紅:媽,醒醒吧,爸爸走了呀!

亞玉:(漸漸地醒來)什麼?他走

了!尤利,尤利,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由沙發上爬

起,往左門跑。南田、亞新

、小紅都邊喊邊追着亞玉,

由左門下。)

——幕急下——

## 第十八章 花蒂瑪被捕

花蒂瑪清醒後，正在揉擦惺忪的眼，她發現情勢已變。因為在她身旁圍着很多人，其中有不少穿着蘇丹衛隊的制服。接着就見一位軍官走到她面前，先向她鞠躬致敬，然後很有禮貌的詢問她：「公主，現在可以起程回馬六甲嗎？或者還須要休息一會兒呢！我們都是奉蘇丹命來侍奉你的！」

「現在就動程好了，但必須先回到野新去。」花蒂瑪知道她已成爲俘虜，反抗是無益的。但是，她同時也能理會到這一般人是不敢開罪她的，因爲他們都知道，她就將成爲他們的蘇丹后了。

那些人爲她準備好一項轎子，所以，她一路很安適。在途中，她獲得很多消息。最使她傷心的，就是在蘇丹衛隊中任將領的她的兩個兄弟，都已被蘇丹酷刑置死。和沙林一同伴她逃亡的一個軍官，爲了挽



救自己的生命，出賣了沙林；可是，這個出賣沙林的軍官，最後也和沙林一般，不能免於一死。

當花蒂瑪抵達野新時，蘇丹馬摩沙已獲得報告，在那裏等候她了。

「我現在應該親自到這裡迎接我未來的皇后。」這是馬摩沙見到花蒂瑪時的第一句話。

「我很感謝你的盛意；但是，我不能接受蘇丹后的榮銜，因爲你是個多變的詭詐的人！」

蘇丹從來不會被當面侮辱過的，他聽後很感到憤怒；因爲十分愛她，所以，又不敢將怒火燃燒起來。說來也奇怪，一個素來慣於奴役別人的人，現在竟也作了花蒂瑪的奴隸了。實在的，也祇有花蒂瑪有一種魔力，可以將馬摩沙當作一塊柔順的泥土捏在手中，捏成爲任何型式的一種東西。

「請你別太虐待我，我的心肝兒！」蘇丹在向她乞憐，這位慣於摧毀他人生命的人，現在已不是他自



己的主子了，他百般的忍耐着，聽花蒂瑪的指使。

「我是何人，我敢小賭馬六甲的偉大蘇丹嗎？我祇是塵中的一粒沙，在蘇丹不喜歡我的時候，可以隨便吹去的。」她完全以譏諷的口吻在嘲弄他，對於這種嘲弄會造成怎樣的結果，她是不加顧慮的。

「請你別再惱恨我吧！可愛的花蒂瑪。我明瞭你是如何的爲你父親和兄弟們悲傷，但那並不是我的錯誤。因爲在你去後，我因憤恨而喪失了理智。我會將所要做的事告訴了漢亞布多拉，他不但加勸阻，而且匆促的將命令傳了下去。他完全不會給我一個頭腦冷靜一下的機會，於是鑄成大錯，悔之已晚。」

馬摩沙上述的一些話，其用意無他，無非要將一切罪行的責任，推諉在漢亞布多拉的肩上。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他時時準備一隻替罪的羔羊，以便爲他洗却一切罪愆。可是，任憑馬摩沙如何逞其三寸不爛之舌，花蒂瑪仍不爲所動。但她爲了想凌遲處死這罪人，所以，有時並不嚴厲責罵他，而祇是嘲弄他。

「那麼，現在漢亞布多拉到那裡去了？」她追問着。

「他已經以生命償付了他的罪行。因爲他不僅陷害你父親和兄弟們，而且還勾結了阿梅，設法使你離開我。有一晚，我的寵臣發現他在阿梅的寢宮中……」

蘇丹還未說完，花蒂瑪就截斷他的話問他：

「阿梅是誰？」

「我以爲你已知道她的來歷了，她是中國皇帝贈

送給我的一個使女。」

「你將她扶爲蘇丹妃，是嗎？」

「是的！但我並不愛她。」

「不過，她從前確曾獲得你的專寵，她不是很美嗎？」

「美！那裡話，她不及你萬分哩！我會到過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外國地方，不會遇到一個像你這樣的可人兒。當然，這番話是不足以減輕他對他的卑視的。」

「阿梅現在那裏？」

「她也追隨着漢亞布多拉去到另一世界了。」

「好極了，陛下，但誰能知道我不會成爲阿梅第二呢！」

「你這般估計我，實在太不公允了。我可愛的人兒，我並不是你心目中所認爲的惡魔。我相信在不久之後，你就可以發現我真心了。也許，到那時你會協助我，使我成爲一個良好的統治者。」

「可是，我並不愛你。陛下！今後我將嘗試怎樣去喜悅你，但你也必須給我充份的時間，讓我積滯在胸中對你的憎厭消除。我的意思是，給我一些時間，讓我考驗你所說的一些動聽的話，是否具有真正價值。在這考驗期中，我不讓你接近我，甚至連觸及我的衣裙也不可。等到我獲得一切証明，証實你對我的真情後，我才接近你。」

「我極願遵守這些話，我希望能以我的愛消除過去一切的錯誤。」他似乎完全屈服了！

百字票吹遍了馬來亞，好賭的人們，求神問鬼，如瘋似狂，尤其是一般婦女，更是熱中於此。

今天下午，我正在室內看小說，忽然，阿明嫂撞進來了，她說：「阿華，請你替我抄抄這個號碼，這是甘榜拿督公出的字。」

「阿明嫂，還是少賭爲好，要知道所謂拿督公都是騙人的東西。你想想，明哥每月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錢，給你做家用，你卻拿去賭博，這怎麼成？」

「不寫就罷了，要你來管我！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說着，她轉身就走。

唉！這種無知的女人，真是無藥可救了。過了幾天，阿

明嫂又來了，她低着頭，愁眉苦臉地對我說：「阿華，你手頭鬆嗎？請借兩塊錢給我，可以嗎？」

「要來幹麼？」我很不願意地問。

「唔……：沒有什麼。」她強做出微笑。

「是不是又想翻本？唉！阿明嫂，我不是多管閒事，所謂十賭九輸，勸你還是少賭些吧！」

「不！現在我一個鏞也沒有了，家裡已經兩天沒食飯，你可憐可憐我們吧！」她哀求地說。

我不禁起了同情心，即從衣袋裡拿出兩塊錢來給她，說：「阿明嫂，我希望你不要再賭了。」

「謝謝你，阿華！」她高興地急急向門外走去，

我目送她拐了個彎，不禁搖搖頭。

第二天，我在外邊吃過晚飯回來，阿明嫂滿面春風的對我說：「昨天你借我的兩塊錢，我用一塊錢買『八八』，給我中了。那是拿督公出的字，真靈啊！阿華，現在我把錢還你，並請你今晚過來便飯。」

我剛吃過晚飯，自然沒有應約。我對阿明嫂這樣的賭法，不禁替她捏了一把冷汗，要是拿督公的字失了靈，那麼，她一家人不是又要挨餓了嗎？唉！有甚麼辦法呢？這種女人！

好幾天沒見到阿明嫂，不知她贏來的錢賭光了沒有？趁下午有空，我到隔壁去看她，一進門和明哥碰

個正巧。

## 無知的女人

· 葉新華 ·

「明哥，今天沒有上工嗎？」我

劈頭就問。

他眼圈兒紅紅的，不回答。我也不敢再追問。我喚福仔，但也沒有回聲。

福仔今年七歲，頂乖，也就是明哥唯一的兒子，這個時候，他不會不在家。

於是，我問阿明嫂：「福仔呢？」她竟哇的一聲，捶胸蹬腳，嚎啕大哭。

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如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後來問尾房的李太太，她翹起嘴說：「哼！這種女人，被賭迷住了，一點理智也沒有。賭輸了，竟把福仔賣了當本錢。唉！你想還有比這更狠心的母親嗎？」

母

與

女

一 毓

一 鸞

正午，太陽炎熱地照着整個大地，狗伸出了舌頭，人們也揮汗不停。

三嬸挑着紅豆沙担子，帶着五歲大的孩子大頭，一步一步走回家去。雖然太陽是那麽熱得像

一團火，但三嬸並不覺得辛苦，因為今天的生意很不錯，淨賺了四塊多錢。

快到家了，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女人，一直跑到她的面前喘着氣道：「三嬸！不好了！……你快回去看！」

「什麼？」三嬸吃了一驚，丟下担子，三步併做兩步的向屋裡跑去。一進門，只見家裡圍着許多人，在人羣中躺着一個女孩子，滿身濕透了。三嬸見了腿一軟，便跌在那女孩的身邊，哭道：「阿芬呵！妳……妳怎麼了？……」

「她……她不會再見你了！」

隔壁的林嬸搖着頭，嘆着氣說。

「她……她死了……啊！天哪！」她聽了又大聲地哭。站在她身旁的人，也都不由得流下淚來。

「三嬸！你不用難過，人死了不能復生……唉！你爲什麼今天沒帶她出去幫忙？」阿新伯又關心又惋惜地說。

「她這兩天身體不好……所以才留她在家；那知她會……阿……她是怎麼死的？」三嬸一邊擦眼淚一邊問。

「早上阿四哥出海時，忽然看

見一個女孩子從堤上跌下海裡。他和幾個兄弟忙跳下海去搶救，那時海浪正大，費了許久才把她救起，他們看是阿芬，就把她抬回來，但她已不知人事了。唉！……」阿春嫂說了，也跟着流起眼淚。

「阿芬呵！嗚嗚……天公呵！你……你爲什麼搶去……我的阿芬呵……天公呵！」

「阿姐呵……哇……阿姐呵……」

屋子裡充滿了哭聲……

## 一 得 集

### · 龔 立 心 ·

△不公平的社會，是永遠得不到安寧的一天。

△驕傲的人，樣樣都認爲自己本領大；自卑的人，處處都覺得自己渺小。兩者都要不得！

△爲人師表者，應「一視同仁」，不應「有所偏心」。

△用鞭打教管孩子，只有使孩子憎恨；如果用語語說服孩子

，孩子不但對你尊敬，而且還把你當做母親一樣看待。

△不知錯而做錯了，尙可得到原諒。知錯而故意做錯，這就罪無可逭了。

△文藝工作者，是不能逃避現實而生活的；因爲逃避現實而生活的作家的作品，是沒有「靈魂」的。

# 阿冬姐之死

· 迅基 ·

窗外的雷聲還繼續响着，雨仍下個不停。對窗站着一個人，她仰望天空，我認得她就是阿冬姐。她滿臉憂愁，似有說不出的哀怨。

雨直下到午夜，四周靜悄悄的，像死城一樣可怕！突然一陣嘩啾大哭聲，喊救聲，劃破了凋遭的靜寂。等聽清楚了，方知是對門阿冬姐的家裡發出的：阿冬姐自殺了。這像一個晴天霹靂，不禁使我呆住了。

阿冬姐原在祖國出生，南來也不過五年。她的父母的思想非常頑固，所以，阿冬姐南來後仍未進校唸書。後來還是經親戚相勸，方允許她進校。阿冬姐天生聰明，常名列前茅，不幸小學畢業以後，就得不到升學的機會了。阿冬姐的苦求，親友的相勸，不但都被拒絕了，而且還進一步迫阿冬姐成婚。試想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怎願與一個四十開外的男人結婚呢？因此，阿冬姐反對了。但是，這反對有什麼効力呢？於是，阿冬姐便失了以往的活潑天真，臉上老掛着愁容，身子也一天天的消瘦下去；而她父母却彷彿發覺似的，仍在進行他們的婚事。終於不幸的事情來了：阿冬姐忍不了心靈上的創傷，自殺啦！

淒涼的哭聲，悲傷的呼號……：又怎能挽回已失去的生命哩？！

## 我 要 唱 歌

· 黃 宇 宙 ·

我要歌唱。

即使有一隻巨手，

將我的喉嚨緊緊地捏住，

我還是要歌唱！

我要歌唱真理，  
我要歌唱希望，

歌唱幸福的明天，  
歌唱正在很快成長的力量。

你在嘿嘿地笑，  
難道是笑我唱得太離譜？

哼！我的歌聲呵，  
總比你那「孤王酒醉」強！

儘管你笑吧，  
我還是要歌唱！

我要把生命溶和在歌聲裡，  
向四面八方播送。

我要歌唱，

不管你怎樣嘲笑，  
或將我的喉嚨緊緊地捏住，  
我還是要歌唱！



# 一個小販的遭遇

扶桑。

夜魔統治了大地，罪惡也在它的掩護下產生。

皇宮戲院兩旁外，夜市顯得格外熱鬧，小販們都忙碌地在做買賣。

阿七的檔子也許排得太尾了，所以人客很少。他坐在小椅上，垂頭苦思着。

阿七本是一家公司的小職員，因為市情太冷淡，被「頭家」辭掉了。幸好他平時有些積蓄，才弄到了這紅豆沙檔，來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

可是，昨晚在新開檔的時候，阿七就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兩個穿着花花綠綠的夏威夷裝的青年走到他的跟前，那身材較小的對他說：「頭家，你是新來賺錢的，我們有點話要和你談。」

「唔！兩位到底有什麼事要說呢？」阿七和氣地回答。

「我們是××會派來向你收保護費的！」

「保護費！」阿七莫名其妙。

「你不明白嗎？在這裏開檔的，每個月都要交廿元給我們。假如你受人欺負，我們會替你出頭。」那個大個子接着說。

「大佬，我想我這小檔不用交了吧？同時我也沒那麼多錢，一家六口只靠我一雙手，孩子又要上學，所以……」

「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交，這條街每一檔子都要交的，就是戲院也要我們保護！」那矮小的睜大了眼睛說。

「我實在是……」

「哼！別多說，限你後天就要交，不然，這個找你！」那個大個子指着插在褲頭的一把雪亮的東西說。

阿七聽了，氣得真想將桌上的兩碗紅豆沙向他們潑去。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只是極力忍着氣，看着他們搖搖擺擺的消失在人羣中。

「不要臉的東西！」阿七看他們的影子消失了，才罵出這句話。

他的心如刀割，想不到做小生意也得交什麼保護費，真是豈有此理？而且，三天那能賺得二十塊錢呢？但不交又有什麼辦法？他苦悶着。

「喂！紅豆沙兩碗！」一陣小孩子的叫賣聲，把阿七從煩惱中驚醒過來。

## 弄迎舞曲

·朱明焰·

微風輕輕吹動，

大地夜色朦朧。

你來奏音樂，

我們一起舞，漫擺紗籠。

×

你來，我往，

高歌與歡笑；

男的矯健若遊龍，

女的腰姿嫵娜，舞步輕鬆。

×

今晚月色好，

照在椰樹叢，

你我情意正濃，

快來跳個「弄迎」月明中。



## (一) 關於用方言寫作的商榷

編者先生：恕讀者不會說客氣話，貴刊自出版至第十五期以來，讀者對貴刊有點小意見，煩先生在「蕉風」讀者信箱中代為答覆，不勝感謝！

貴刊自創刊到現在，每期都有精彩的短篇小說刊出，但讀者發覺其中有些短篇小說，含有很多廣東方言的句子。如第十二期中的「牛車水交響曲」，這種句子全篇皆是。舉例來說：「勝吓我舊時咁影相，你地就俊格啦！」「至多請五六個行家，其餘四五個，只須抓住個樂器做吓樣，吹唔吹，打唔打都由得佢。嚟地做樣咁契弟俾佢二扣、三扣啲！行家我俾佢六扣啲！」……

從以上這些略舉的句子看來，在我們學生讀起來感到怪不順口的，而且不懂得其中句子的意思。所以，希望先生在以後的小說中，盡量減少含有方言的句子。因為，愛護「蕉風」的讀者，不只擁有一地人而已。唐突之處，敬請原諒！

柔佛新山讀者 微塵

## (二) 大家都來培植這株幼苗

在這馬來亞「文化沙漠」中，能滋長出一顆幼苗——蕉風，是值得大家讚揚、鼓舞、高興的。今天黃色文化瀰漫着星馬，請大家瞧瞧，街頭巷尾的書攤及書店，那一處不是堆滿黃色書籍、雜誌、報紙。這實在是非常可悲的現象！

這顆微嫩的幼苗——蕉風，能够茁長於枯燥的沙漠裡，抵抗那火熱的陽光，無疑地，它是多麼倔强而勇敢的呀！

誰都曉得，雖然它有倔强而勇敢的精神，如果我們不好好地培植它，使它得不到充足水份，漸漸它也會凋謝枯萎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需要團結大家的力量，認真的去灌溉它，施肥它……使它欣欣向榮，讓馬來亞的讀者，都得到嘗試這果子的滋味。

啊！大家必定驚叫：這果子多甜呀！

星加坡  
怡保  
檳城

# 友聯書報發行社啓事

敬啓者：敝社在港成立，歷有年所，向蒙 各界顧愛獎助，尤承同業先進暨教育文化界人士導助有加，感銘無既。惟以業務紛繁，人手欠缺，每感服務不周，私心耿耿，莫可言宣。茲爲擴大服務範圍，特於六月一日在星加坡、吉隆坡、怡保、檳城四埠同時設立分社，以期在星馬地區爲讀者與出版界盡更多義務，俾求對我華人文化作更多貢獻。祇以人力財力均甚薄弱，一切因陋就簡，不具規模，故不敢鋪張，謹特奉達亮察，並懇

教助時惠，以匡以導。中國學生周報在星馬各地辦事處近以本身工作日繁，所有過去代理敝社各項業務，勢難兼顧，已蒙其交還，除心感外，合併陳明。

星加坡分社：紅燈碼頭溫澈斯特大廈廿六號

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吉隆坡分社：安邦律馬華公會大廈三樓七室

Rm. 7, M.C.A. Bldg, 2nd Fl.,

Ampang Rd., K, L.

怡保分社：希尼華沙甘街十六號

16 Seenivasagam Street, Ipoh. Tel: 2170

檳城分社：林連登律七十二號

72, Lim Lean Teng Rd., Penang.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73—75號  
信箱2034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嘉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發行：新嘉坡友聯書報發行社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一九五六年六月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二角

將到的風暴(攝影)

·謝國霖·